

李富胜等待着夏雪来杀死自己



普璞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幼年目睹姐姐受侵犯而深深愧疚的女孩夏月,发现自己收到的一封死亡预示信件并非恶作剧后,不自觉被卷入血淋淋的危险和阴谋中。被所谓“神”选中的7个人物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自己灵魂上被写下的“原罪”是什么……夏月在与姐姐共同寻找求生之路的过程中,发现警探王峰看似在帮助她们,却也在慢慢靠近真相的同时成了被选中的代罪羔羊。

[上期回顾]

王峰进入了王水明的信箱,查到了夏月发给王水明的信件。而同事的调查则显示,在被杀之前,是王水明自己叫人买了水泥等材料搬到楼上。查过邮件后,王峰确认,水泥是那些带罪者认为完成某种仪式所必须的道具。在费冰欣被杀的现场,王峰调到了电梯里的一段录像,给了他重要线索。

悬疑小说

王峰把夏月救了出来

正当夏月还沉浸在回忆里时,外面传来了恼人的噪音。

没一会儿,她竟然听到了“咚咚”的敲门声。这是幻觉么?她睁开了眼睛。在这间已经消失的房间里,居然还能听到敲门声?这次她确定没有听错,原来是有人敲衣柜的门。她紧张地缩起了身子。

“嗨,暗语是芝麻开门么?”有一个声音传来。还没等夏月回应,门就自己被打开了。“你好,我也是被罪选中的人,很高兴认识你。”定睛之后,夏月看见是王峰立在那里。他双手环抱在胸前,正微笑地看着她。

王峰搔了搔头皮,开始想怎么解释比较好。相对于惊魂未定的夏月,他的样子显得有几分腼腆。夏月这时已经钻出了衣柜,她看到卧室的门上多了一个大洞,地上都是碎裂水泥木板,通往走廊的大门已经被王峰关了起来。

“是啊。”王峰又微笑了一下,“这可能是不巧吧,也许我被写下的罪是我固有的罪,所以我没什么明显感觉也很正常。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但我确实也收到了那封信。我开始没有把它当真,这一点也请见谅。”

“你前面说被选中之人彼此之间都会有联系,那你和我们又是什么联系?该不会就因为是调查这起案件的警察吧?”

“警察的身份让你见笑了,但其实不止如此,我和你姐姐可算是旧识呢。你跟我讲起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这实在是抱歉。但如果我不是透过这层关系,我根本就无法找到这里。”王峰一边和夏月说着话,一边看着房子点了点头,一副来过这里的样子。

王峰先大致把关键之处打

量了一遍,这次的水泥涂得比王水明那里要来得匆忙。一些被家具遮住的墙壁上没有去涂。窗户和门是被刨过的木板封住以后再在上面涂了水泥。虽然牢固度不如砖头,但做起来省事了很多,效果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他迅速对每一块地方仔细地清查,地方不大所以没多久就完成了。真可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峰在写字台下面的柜门里找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打开来看,里面正是涂墙所用的铲子、一个小水桶和一把小锯子。

墙壁都仔细确认过了,全都严丝合缝,没有任何疑点。至于上面用血迹涂抹的文字夏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整个房间只有14平方米左右,家具又少,凶手究竟是如何从这里蒸发的?越想下去王峰就越头疼,挫折感也就越强。这时夏月开口了,语气透露出一种怪异:“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凶手是如何离开的。”

夏月认为自己就是凶手

王峰诧异地注视她。

“本来我还怀有侥幸心理,但看到那锯子和铲子以后,我就全明白了。”

“你说吧。”

“我一直觉得,这为何不可能是我干的?”夏月低下了头,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她的身子因紧张而摇晃,“你知道么?根据罪之法则的‘规则六’和‘规则七’,谁只要灵魂印证错误的话会被制裁者杀死。所以这里的一切其实很好解释:水泥是阿西涂的,他的原意是想对自己进行灵魂印证,结果印证错误了。这时‘规则七’发挥作用,他必须被其他带罪者杀死。因为现场是密室,其他带罪者无法进入,所以罪神

就选择了我成为制裁者。而我当时正在昏迷状态,我的心就被‘罪’给接管了,这个过程我虽然没有醒来,但是我完成了一切。你明白了么?”

王峰的脸色阴了下来,他清楚夏月一定把他当成了可信之人,否则不会把这一切告诉他。他用眼睛盯着门上那被凿穿的洞口,许久之后他的表情缓和了下来。

“哼,原来是这样,我现在明白灵魂印证为什么要选在这种密室里进行了。”王峰用手摸了摸下巴,然后走到了夏月身前,“你知道么,只要在密室里面,带罪者在灵魂印证错误之后也会有短暂的时间保护自己,至少可以写个遗书什么的。”

夏月脸色发白地站在这里,她本以为王峰在知道她就是凶手以后会翻脸或者怎样,但没想到他说出了莫名其妙的话。

“你不逮捕我么?”夏月小声问。

“为什么要逮捕你?首先即使你真的是杀死阿西的凶手,你也是受‘罪神’的控制,这并非你的本意。其次你并不是真正的凶手。你知道阿西的尸体为什么被分成三段?因为这要汲取大量的血液,凶手要把它涂在墙壁上。做这种事的人身上必定会沾到血,你再看一下你的身上,可有一点血迹?”

夏月这时仔细在衣服上搜索起来,果然如王峰所说,一滴血也没有找到。

“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你不是凶手。”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

夏月摊开了她的手掌,把上面的水泥展示给王峰看。

“那是他想陷害你才做的吧。”

原来自己不是凶手么?夏雪没有吭声,她总觉得还是无法安心。

幸运者的出现让李富胜心寒

打开老旧的褐色衣柜门,李富胜把夏雪放在里面。她闭着眼睛,身体已经变得软绵绵的,软软地睡在里面,蜷曲着,好像是一个仅属于她的小窝,神态安详。李富胜的眼神流露出复杂的情绪,关上了柜门。

从初中语文老师的角度来评价的话,他无疑是合格的。只是年龄偏大了。从一个男人的性能力来评价的话,他也是合格的。至少已经五十有三的他,还能让夏雪得到满足。但在大多数人的道德观里,他知道自己该受到鄙视。

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每一场人生都应有自己的选择。他想让自己的人生和别人稍有不同。再次打开柜门看了一眼夏雪,然后合上,李富胜在已经褪色的椅子上坐下,沉浸在这充满回忆又陈旧的环境里,这是他以前的家。他重温着这种感觉,也算是在与过去做最后的道别。

李富胜把夏雪装进了柜子里,她现在已经昏迷过去。另外他还在柜子里放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等会儿她就会拿起它,对准他的咽喉或是心脏来那么一刀——无论怎么选择,都会带来他需要的结果。

这些都符合了第七条法则“罪会指导其他带罪者完成杀人,成功率百分百”。而杀死自己,说不定也是夏雪梦寐以求想做的事。

带罪者必须在被水泥完全封闭的房间内进行灵魂印证,这可能是出于抵御危险的本能。可是对于李富胜而言,他必须要找

一个“未来的凶手”呆在房间里才能确保自己被杀死,否则他会不放心。也就是说,与其他六个人相比,他的思路必须相反。为什么把一切都想通了,自己还是感到胆战心惊呢?

为了压惊,李富胜抽出一根烟点上火,狠狠地吸了两口。那熟悉的味道让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

本来以为自己印证“餐餐”的话会很保险,那已经是幸运者的“罪”了。不过现在他改变了看法,幸运者未必就是“餐餐”,这可能仅是他的伪装。幸运者可能是任何的罪,而自己近来胃口也不差。他对幸运者的全新认识源于他杀死了阿西。虽然没有目睹全过程,但已经够让他刻骨铭心了。

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当幸运者突然出现的时候谁都有点发懵。形势发生了变化,变化伴随着危险,当时每个人都察觉到了这一点。幸运者温文尔雅地出现,保持着微笑,又似乎在对自己的不速来访表示歉意。之后的事情就像一场噩梦。

阿西在他面前只是纸头折的老虎,他向幸运者扑了过去,只一下手臂就被扭断了。阿西龇牙咧嘴地倒下,这时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而幸运者似乎还意犹未尽,只听“咔嚓”一下,腿也折了。

“哈,终于出血了。”当听到幸运者这么说时,李富胜拽着夏雪掉头就跑。恶魔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啊。

阿西的下场注定会很惨,但无法想象会有多惨。李富胜不明白幸运者为何要这般对待他。与幸运者比起来,阿西只是一只可怜的蝼蚁。如果再不快点行动,自己接下来会连印证错误的机会也没有,就直接被杀掉。李富胜产生了这样的觉悟。

抱怨唯一能显示的只是你自己没水平



绝望沧海著
中国友谊出版社友情推荐

白领丽人

所谓公平——从S君想起

早晨没什么事情,在天涯浏览,看到一个办公室浑水摸鱼技巧。有些还真说得不错。老板总是希望以最少的工资让员工干最多的工作。哪里都是一样。

S君我是知道的,任劳任怨,常年奔波在生产第一线,出差到好的地方轮不到他,穷乡僻壤都叫他去,全公司唯一的一个应用工程师,公司开到展会的时候他要西装革履地站台,招待客户狂吃滥饮却没他的位置;领导层开会没他的份儿,布置的功课全部落在他头上。一个月也就七八千元的工资。挂着部门主管的名义,一个伶俐的小弟也没有,反倒是自己既要听这个产品经理的领导,又得听那个服务经理的调遣,还要给应用部门差遣,全公司一致公认的苦大仇深的好同志。

可是这样的同志干得最多,人人都看得到,唯独老板看不到。永远在忙,却似乎看不到一点点提升的空间。我们还算有点私交,不怕直问他为何不跳槽,满街的技术人员不过一两千元的身价,虽然积累的经验多点,但可替代性还是非常高的。何况技术人员的薪水也很难开高,找工作限制太多,这份薪水也算很满足,再说领导也还体贴,至少周末还不用出差,公司的差旅补贴也还很人性。

知道他虽然是个任劳任怨的老好人型,但是绝对不傻,对自己的判断还是很理性的。或者包括老板在内的每个人都看清楚了这些,才拼命压榨他,你不干,大把的人等着干。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双向选择而已。以前一直看不起整天对工

作抱怨的人,因为抱怨唯一能显示的只是你自己没水平。如果真的不满,忍无可忍,为何不去换个环境谋求更好的发展?不走,可见你对自己的估价不过如此,达不到被市场认可的程度,自己没有竞争力,又如何外塑形象?

这是个很残忍且现实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腹诽着工作却日复一日的谦卑?因为我们找不到心目中十全十美的,甚至是找不到综合条件更好的。我们可以说好马待伯乐,却不能用同样的解释一直安慰自己。市场是残酷的,加强素质才是硬道理。

同情S君,因为今天我已经站在岸上,且没有弄湿鞋。

所谓贪污

周末准备出去玩,跟一些谈得来的同事,基本上都是经理的级别。借了辆公司的商务车开出,腐败而休闲。友情邀请了一家供应商,摆明了拉赞助。这是我控制下的供应商,也就算我对活动的支持捐款了。

在大的公司都有这样那样的小金库。我是能够用到,但总是遮不住全部风声,我宁愿不动这笔钱,免得留人话柄。贪污不算什么,怕的是偶尔贪污,还贪得太少,犯罪成本太高,反而没必要。

做财务的人可能天生都畏惧风险,宁愿放过机会也不想承担什么风险。谁说人性本善,在我看来人性本恶,善的人只是还没遇见机会。放着黄金不去捡的人不见得是君子,却一定是呆子。

但其实狠下心去贪污,就是你已经置自己的职业声誉于不顾了。我非常相信一句老话“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考虑收益,先去考虑最糟的结果能否承受,这才是我的风格。财务这个行业能

接触到的灰色地带并不比采购或者销售部门少,但出了事却是致命的。失去了领导的信任就等于宣布职业生涯的结束,一个黑吃黑的财务比一个带金营销的销售要更令人憎恶。

为了加强资金的管理,曾经和一个做商账管理的公司谈合作,第二次接触此人就直言不讳地跟我讲提成,虽然知道他讲的模式很多公司确实都有,提成的模式也很成熟,但他这样的私人化却使我没办法觉得安全。所谓不熟不做,就算是收回扣,也要看给你回扣的是什么样的人。电子技术普及以后,说话带着录音笔的人比比皆是,一时贪了便宜,被人抓了把柄,后患无穷。

外企文化之一:上网无错?

外企的文化宣扬了多年是以工作完成为主的考核,只要做好了本职工作,上上网什么的都不算错误。如果真的相信了,最后死了都不知道自是怎么牺牲的。小小的错误在你得势的时候是瑕不掩玉,甚至作为老板,有了些小错误才更有人性,让人觉得可以亲近,但一旦你失势,这些都是罪状,我担保一条都不会少。

周一的工作状态总是很差,没有从休闲的心态中恢复过来,而周一的事情又照例是非常的多,所有的事情接踵而来,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莫名其妙地又花了不少时间做了件跟我不相关的事情。这种事情没有难度,但要花时间和精神去盯着人做,第一次是我去联系的,后来凡是与这个有关的东东都来找我,理由是我比较熟悉。这里面至少有两个刻骨的教训:

一、不是你该做的事不要插手。

一旦干过以后会被视作理所当然,下次你不做反而给别人留话柄。这让我联想到一个著名的职场例子,某人乐于助人,义务给公司通了回抽水马桶,后来公司马桶坏了大家发觉找他比等修理工要简便得多,干了几次他终于郁闷得不行,心想下次万万不再干了。可是,等到下次马桶再坏了又找不到人修理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怎么某某不去通一下呢?可见做好事也要有个限度。

二、没有利益的又不关你的事不要做。

有时候蝇头小利更要权衡得失。我最大的失误就是为了揽权当时接下了这琐碎的小事,后来又收了对方一点小小的好处,如果现在甩手不做,换别人做又有泄底的风险。骑虎难下,做得很郁闷。

同一个声音

辗转已经在外企工作了六个春秋,基本上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慢慢地丧失了工作的激情和乐趣。以前,曾经有几个经常和我对着干的同事,总是有些逆耳之言让我不舒服,等到这些人走的走、低头的低头、改变的改变,忽然世界变成同一个声音又觉得很寂寞,大概和武林高手求败的境界差不多,没有对手也很无聊。最后一个桀骜不驯的同事离职以后忽然很想念这种不一样的声音。

新来的领导总是让我觉得不爽,自己明白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虽然没办法从骨子里去尊敬和景仰领导,至少不可以鄙夷他,否则,脸上伪装出来的微笑和温顺都不真实。而我现在却深深地感到很难去克制自己对他鄙夷。

1

从一种领导风格急速地转向另外的一种,作为属下,需要的不是心理干预,而是逐渐接受。我们不能改变领导,那么唯有使自己懂得妥协。前任领导的风格非常线条简洁,在确认了我的工作能力后全权放手,定了大方向后且随时提供从理论到实际的支持,我做事很轻松,自己可以很主观能动地安排工作内容;而现任则恰好相反,喜欢事必躬亲地随时control(控制),随时检查指导,真正要做到决策承担责任的时候,他又往往没有主张,需要让我去请示更高一级的老板。这样做事很累,他的跨级指挥和随时布置工作,打乱了我的正常节奏,连我的team(团队)我都无法控制下去。曾经尝试屈服于他的指挥,自己做个拿经理薪水的员工,可是,他没主意的时候我还是必须承担责任,这个法子处理我们的关系不行,又尝试跨过他的层次,直接上下沟通。可是,他喜欢掌握一些信息,让我依旧举步维艰。两种都试过了,于是变成现在这样相安无事,他喜欢管的时候我就是员工,我需要管的时候他也会给我面子。

可是也只有小员工才会觉得自己和经理甚至老板的区别只是没有机会上位,否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而现在却明白与其现在给我领导的位置拿他那份薪水,我情愿维持现状。上去一层和下来一层,不坐到那个位置上,永远不会明白那个位置的辛苦。精神的折磨远比肉体的折磨残酷。就好像我从来不畏惧加班做一些kill time(消磨时间)的事情,却不想做不知道如何做的事情。前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就能解决,而后者却遥遥不可预期。

8